



白泉在留言中告诉洪建民说：地球已经被人类自己污染了，如不加以节制，溪流江河湖泊海洋，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变成死江、死河、死湖、死海，可再造江河湖海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发现了重逢定理，你拿着它，继续推演，可以推导出相应的公式，制成计算尺，甚至可以制成计算机应用软件。当然，制成计算机软件不是目的，目的在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，逐步实现让清水和河流相逢的白泉从新洗水计划。在定理的基础上，还可以推导出八大区域，即：蓝天、甘泉、丽焰、雷电、林涛、碧水、青山、厚土。这八个区域可以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、同期推荡、相互印证，又各有权值；我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，几乎无药可医，退休后想去清凉山自然疗法学院，尝试无药治疗，或许可残喘余日。我将不久此生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

我死不足惜，可是人类这个庞大的家族，灭绝了，这才可惜呢！农药兽药禽药鱼药以及其它食品添加剂的大量使用将会危及河流，也一定会危害人的健康。加之全世界范围的大小战争以及为战争而生产的各种武器弹药，尤其是核弹核武这类大型杀伤兵器的出现，都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。

他读了这样的话，以为是危言耸听，也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只是像复印机一样，扫描下来。万没有想到，南珠儿却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老师这话说得像启示录一样美妙。”因为这句话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不愿意搭理她。他以为她随声附和，或者言不由衷，有为人虚伪、说假话的嫌疑，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向白泉老师建议南珠儿做他的助手。在心里又特别的烦南珠儿。不过，南珠儿必竟是他向白泉老师建议请来的助手，他实在是难于启齿，始终没好意思对她说：“我烦你。”心里想，离了你，我照样能实现老师愿望，这个不说真话的南珠儿，我可得离你远点。

毕业时，也没告诉南珠儿他的去向。他觉得既然学的是水净化，就该和水结缘，到江河湖海的水边去工作，也不枉白泉老师收他为关门弟子的厚爱。他是这样想的，也就这样做了。他谢绝表哥让他去北京黎明净水器厂工作的美意，踌躇满志地来到**海洋市**水务

局。南珠儿本来已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：师范学院辅导员。当听袁渴望说洪建民去了海洋市，居然把工作辞了，也来到海洋市，摇身一变，成了都市日报的记者。不过，洪建民听说后，还是不想理她。

开始，洪建民的工作是在海洋市东大河水库，负责净水池的管理。对他来说，这份工作不但有趣，而且还十分得心应手，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研究和推演白泉重逢定理。这期间，他为了了解海洋市水资源的具体状况，利用节假日跑了九大水库。他发现，在群山峻岭之中，每个水库里的水都十分有限。就像一只小碗的碗底，剩下了一汪水，在紧巴巴的，看着他发呆。这让他感到，这些水库十分像身患重病的白泉老师，存在着严重的供水不足。他有些焦急。

东大河水库地处荒山野岭。他以为南珠儿不会看上这么荒凉的地方，始终也没好告诉她。可是，不久南珠儿就知道了他的准确坐标，并且登门造访。有一天，他正在赶写一篇论文，论文的题目是：《城市供水的误区与远期战略》。这时，有人敲门了。洪建民开门一看，没想到居然是南珠儿来了，赫然立在门口：一张灿烂的笑脸，像花儿一样照亮他黑色的眼睛，忽然光芒四射。

“洪哥，你到了这里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，让我四

处找你，找的好苦。”南珠儿抱怨说。

“这儿太沧桑了，我怕你见了讨厌，你看，这里不是蛤蟆，就是蚊子的。”他假惺惺地说。

“可是，你也不想想，白泉老师还在等你的成果呢。”

这时洪建民看见有一只肥硕的大花脚蚊子，吸饱了血安宁地趴在墙上，用手指了指说：“你看，我的血正在他的肚子里繁衍后代呢。”

南珠儿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我见过，海洋市有很多这样好看的蚊子，很可爱的。”

南珠儿乐观达人的态度，让他十分生气。不过他喜怒不形于色，南珠儿愣是一点也没看出来。观赏完蚊子之后，南珠儿大大方方坐了下来，象百合花一样看着他；灿烂的笑。洪建民终于被南珠儿的坦诚感染了，放下手中论文，又开始白泉重逢定理的推导。

白泉重逢定理，当时只有一条。它是这样表述的：在路口，你们相遇，他（她、它）可能与你同路相向而行，也可能向其他方向，甚至向相反方向与你相悖行走；当你返回时，与他（她、它）在起点（或交汇点）重逢，那么，则证明你们所用的时间长度相等。

公式也极其简单：

即： $W_t: T_t=1$ 乘 n 的2次方

洪建民仔细研究数日，始终没有进展。说实在的，这条定理和这个公式看上去也不复杂，怎么也想象不到有什么拓展玄机。他为此很苦恼，常常独自对着这个定理发呆。南珠儿却感到这里面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容，并且一定有规律可循。她一脸轻松地对洪建民说：“白泉老师决不会骗你，在我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，既然老师说了，至少可以推导出十条定理，那么根据一阴一阳为之道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，它们一定是五五相对的，我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一定是一和二相对应，同理可推至九和十相对应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呢？”

南珠儿这句话让洪建民很高兴。这可能是他们认识以来，唯一让他感到有点意义的推断。于是洪建民说：“对呀，逆势思维，渐行渐进，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到，可是我始终怀疑我的假想是否准确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在没有任何其它好的方案出现以前，我们不妨先试试。”

结果不出所料，当天就推导出第二个定理。他们高兴得立即欢呼起来。他甚至把南珠儿搂在怀里，抱住，在屋里旋转起来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南珠

儿的脸上亲了一下。南珠儿也吻了他。尽管南珠儿1.65的身高，可能是洪建民长得实在有点高的原因，南珠儿吻的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他的脖子。吻得十分用力。其结果是在洪建民的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。让洪建民感到很痛，他不能不大叫：救命呀！这一叫不要紧，把在机房值班的王纪中惊动了，他以为隔壁出现了命案，跑过来，脸贴在窗户看过来，高声问，怎么了？

洪建民赶紧松开南珠儿，跑到外面告诉他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今天我休息，南珠儿过来帮我推导白泉重逢定理，有了新发现，一高兴有点忘乎所以。

在王纪中回头准备进机房的瞬间，还是发现，他脖子上的血，滴了下来。惊讶地问，你的脖子怎么出血了？

洪建民十分镇定地说，给蚊子咬的。

王纪中将信将疑的回值班室去了。洪建民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南珠儿正坐在那儿哭呢。

洪建民温和地问，南珠儿，你怎么哭了？

南珠儿极其哀婉地说，小时候，被顽皮的3岁小男孩咬过一次，自那以后，我长这么大，至今还没被人亲过，现在给你吻了，我将来怎么见人呢？

他说，我也没用力呀，你看，咬哪不好，偏偏咬我的脖子，像头母狮子，把我都咬出血了，刚才小王

见了，还问呢，幸亏我反应快，说是蚊子咬的，要是说你咬的，他会以为你要谋杀我呢。

南珠儿一脸委屈地说，俺这不是第一次吗，没经验，不知咬哪儿好，看着脖子方便，就咬了一口，谁知你的脖子这么不劲咬，一碰，血就出来了。谁谋杀你了？

“不过，我希望下次咬，还是咬脖子好。”洪建民笑着说。

“我咬你，可不是因为你长得英俊帅气，我是为白泉重逢定理才咬你的。”南珠儿说这话时语气十分柔和。

“应该说，你是为了地球，才咬我的，我代表全人类向你致谢。”洪建民庄重地说，还给南珠儿深深地敬了个鞠躬礼。

南珠儿就用两只绵软的拳头打他，说他讨厌，还说他坏；他感到舒服极了。

他们一顿捶打之后还是不能尽兴。洪建民又把南珠儿抱起来，在屋里尽情的旋转着，呼喊着，高唱着。在喊了，唱了之后，他把南珠儿放在了床上，开始掀南珠儿的裙子了。可是机房的王纪中又来了。这回他变换了方式，不再趴窗户，改为敲门了。当！当！当！

宿舍的铁门响了。洪建民赶紧从床上下来，系好了衣扣，说：“来了！谁呀？”

南珠儿也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迅速把扣子系好，还提了提裙子。这时听门外的王纪中说：“洪哥，我来给你送创可贴来了。”

洪建民打开门，接了创可贴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就是给一只小蚊子咬了，不碍事的。”

王纪中说：“这里的蚊子毒性可大了，搞不好就会感染，奇痒难忍，要小心啊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谢谢你！你也要小心啊！”

王纪中转身回去了。洪建民关好门回到屋里，把创可贴放在书桌上，对南珠儿笑着说：“王纪中不是有意的，多理解啊！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感谢还来不及呢，也不征求我的意见，就掀我的裙子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鲁莽呢？”

洪建民说：“白泉重逢定理的推演有了重大进展，我也是有点惊喜若狂，对不起啊！”

“你惊喜若狂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你跑到我的裙子上狂什么？”南珠儿说：“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这才刚刚开始，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洪建民终于静下来，与南珠儿全神贯注的向第三

条定理出发了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洪建民去食堂要了两份饭：一份是南珠儿爱吃的酸菜鱼，而他自己要的则是蘑菇炒白菜。南珠儿吃得津津有味，感到今天的饭菜不但好吃，而且情意绵绵。洪建民看着她的吃相，觉得南珠儿还是蛮可爱的。南珠儿看出洪建民在研究她，问，你在想什么？

洪建民犹豫了一下，说，南珠儿，白泉老师曾经说，他发现了谁也没有说出的秘密，能是什么呢？

南珠儿眯缝着眼睛，诡秘地笑着，说，能是什么呢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

“还说，到时候会有人告诉我，你说这人能是谁呢？”

“老师不是告诉你，到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吗？你急什么呢？”

洪建民听了，心里烦躁起来。他十分了解南珠儿，即使她知道，至少现在也不会告诉他，于是说：“我想，可能是两个字，智能与清水重逢。”洪建民故意把“重逢”这个词加重了语气，让人有点震撼的感觉。

南珠儿听了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重逢？看来我得离你远点，别哪天咬了我的脸还不满足，再咬我的鼻子；

为了全人类，我也得保护好自己的鼻子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我想为了全人类，你每天都来咬我，无论是咬脖子，还是鼻子、耳朵都行。”

南珠儿看着窗外，没有说话，样子看上去有些惆怅。她藕荷色的裙子和浅绿色的小衫看上去，既不张扬，又很灿烂，与她的体形和脸色十分和谐得体；尤其小衫的领口开气间，配上那露出的双肩以下的那一小块皮肤，还有一种淡雅的情调，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，飘散着，弥漫着，温暖着洪建民的寂寥。

洪建民不想让南珠儿烦，自言自语地说，一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能是什么呢，为什么白泉老师不告诉我呢？

南珠儿向窗外看了看，王纪中正站在净水池的台阶上，拿着量杯提取水样，动作轻微，而且十分仔细。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让人见了，他似乎不是在提取水样，而是在取出掉在水里的金坠儿。看到这里，南珠儿想，洪建民的这个同事，真有意思，细心得居然会想到送创可贴过来。她甜甜地笑了。

自裙子风波之后，南珠儿果然好长时间不来了。即使来也很少到洪建民宿舍去，仿佛她对观赏蚊子翅膀的花纹已不再看好，对洪建民也变得淡漠而不感兴

趣。虽然洪建民也陪着她下去做过几次采访，他们在一起也探讨过第三条定理的某些细节，也不再像从前那么亲热。洪建民看到这些，也没怎么放在心上，依然在研究白泉重逢定理，有时间也继续写他的论文，或者冥思苦想老师发现的秘密。南珠儿不来了，他反而感到很清静。

再后来，南珠儿居然和秘书室新来的女孩苏珊儿打的火热。一对美女，出则成双，入则成对，但也无可挑剔。

南珠儿右眼角有一条极其细小，几乎看不见的划痕，把眼帘向上提了0.01毫米，看上去格外精神。这道全世界美女都没有的眼角美人纹，让苏珊儿有点羡慕。有几次她甚至拿着刀片，也想在自己的眼角微创一道极其细小让人几乎看不见的美人纹。她先在上手试着划了一下，结果流出了很多血，鲜红鲜红的，吓得她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尝试。南珠儿见了告诉她：“自己原来没有的，就不要再添上去了，弄不好再多出一道疤痕，不是适得其反吗？”

苏珊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新分到水库管理局秘书室负责档案和文秘收发工作的。南珠儿来了，苏珊儿热情地跑前跑后，有时还陪着南珠儿一起去工地采访。南珠儿随身有个简易药箱，去工地采访时，开始

自己背，后来就变成了苏珊儿背。

欲知后来如何，《红树之恋》下章更精彩

（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